

中国古代

传世极品

《泪珠缘》 满江红离合
悲欢，逃不出，牢笼圈
套，天付与心猿意马，名
缰利锁。镜里红颜容易
老，鬓边华发催来早。算
从前抛却泪珠儿，知多
少！撇不下，愁和恼。忘
不了，颦和笑。把人间
甘苦，般般尝到。儿女
恩情身上债，……

上

泪珠缘

广来整理

「清」天虚我生 / 著

LEI ZHU YUAN

国家图书馆



中国 古代 传 世 极 品

泪珠缘
(上)

〔清〕天虚我生 著
广来 整理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曹 立

封面设计 山羽制作

《中国古代传世极品》

广 来 整 理

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东街祥泰大厦

印 刷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开 本 850×1168 1/32

印 张 152

字 数 2800 千字

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一版

印 次 2006 年 3 月第二次印刷

印 数 1—5000(套)

书 号 ISBN7—204—04634—X/I·836

定 价 596 元 (全 20 册)

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联系。

联系电话:(0471)4971562 49711659

目 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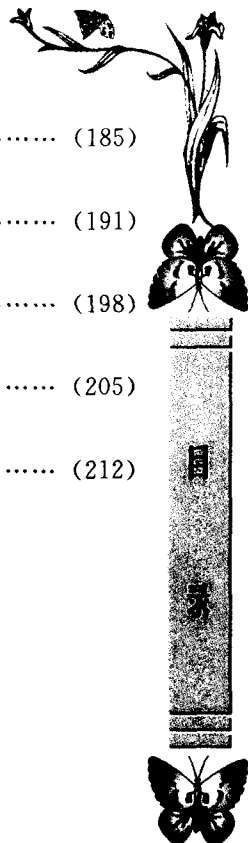
- 第 一 回 石书生梦入碧栏杆
金公子说明玉蝴蝶 (1)
- 第 二 回 小书生秦府作西宾
大花园石生谒东生 (10)
- 第 三 回 西花厅赴席见坝簾
南正院演书供色笑 (17)
- 第 四 回 花婉香拥衾春卧病
秦宝珠烧烛夜谈心 (23)
- 第 五 回 镜里相看深情绮丽
闺中调笑微露娇嗔 (30)
- 第 六 回 柳夫人挈眷贺生辰
花小姐伤春吟艳曲 (38)
- 第 七 回 谱新声藕香讲音律
惊馥语婉姐吊残红 (46)
- 第 八 回 问病床前袅烟誓死
依人篱下婉香伤心 (59)
- 第 九 回 因喜成悲三更惊梦
疑真恐假一味痴情 (71)
- 第 十 回 痴公子痴情调美婢
软小姐软语谑娇鬟 (79)
- 第 十一 回 病袅烟虚心怕鬼





- 情宝珠慧眼识人 (86)
- 第十二回 集书句巧拈红楼令
夺酒盏笑浣碧罗襟 (92)
- 第十三回 好弟弟娇倩醉扶归
软姐姐密报好消息 (103)
- 第十四回 情公子撮合小鸳鸯
婉姐儿邀赏大富贵 (111)
- 第十五回 结芳邻可园生色
良宴会山馆留春 (118)
- 第十六回 嗜余桃小妹笑哥哥
分兼金大方推嫂嫂 (126)
- 第十七回 闹戏园葛亮甫遭打
代帐桌夏作珪弄权 (133)
- 第十八回 秦宝珠病欹红玉枕
沈藕香亲送绣金衣 (140)
- 第十九回 赚巨款奴才捐官
赦小过主人积德 (146)
- 第二十回 送鲜花石时助宴
拾睡鞋袅烟担忧 (152)
- 第二十一回 暗猜疑秦公子受屈
明讥讽叶大人貶羞 (159)
- 第二十二回 画锦堂琴边飞竹笛
洗翠亭月下放荷灯 (165)
- 第二十三回 天风楼两夫人看火
新花园诸名士标题 (172)
- 第二十四回 一览亭李冠英防电
大洋房盛莲仙论风 (178)

- 第二十五回 种松树秦文伏见识
游棚园蓬仙触相思..... (185)
- 第二十六回 梦中梦翻舟惊恶兆
病中病支枕听诗声..... (191)
- 第二十七回 读诗笺眉颦花婉姐
换绣枕情注顾眉仙..... (198)
- 第二十八回 论官商宝珠见实学
买文字显宦盗虚名..... (205)
- 第二十九回 莽宝珠误嗔好姐姐
苦媚香遗集惜惺惺..... (212)



第一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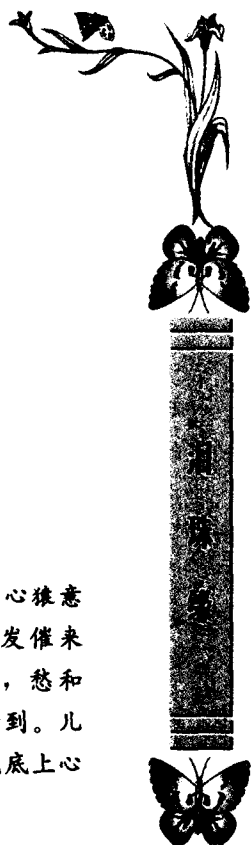
石书生梦入碧栏杆 金公子说明玉蝴蝶

满江红

离合悲欢，逃不出，牢笼围套。天付与心猿意马，名缰利锁。镜里红颜容易老，鬓边华发催来早。算从前抛却泪珠儿，知多少！撇不下，愁和恼。忘不了，颦和笑。把人间甘苦，般般尝到。儿女恩情身上债，英雄事业波中泡。猛思量兜底上心来，听依道。

却说这部书，出在什么年间？看官不知道，作者也不知道。说是一位姓石的，不知从哪里得来这部书，这书就叫做《泪珠缘》。

这姓石的是浙江的一位名士，叫做石时，他家本是石崇之后，现在虽不富饶，却也尚称素封。他父亲石嵌，曾为翰林院侍讲，娶妻金氏。生得一女，取名漱芳。次年又生一子，便是这个石时。不到十年，石嵌便自去世，家内也就渐渐清贫了。他母亲金氏，本来是个世家小姐，于文墨中却很





通些，况当石嵌在时，伉俪甚笃，笔墨事也常互相讨论，故石嵌故后，这金氏便自己教子读书。

石时也很聪明，十三岁上便进了学，十六岁又举了孝廉。他母亲金氏虽觉喜欢，只是目下家计艰难，儿大未婚，女大未嫁。石时虽得了个举子，又因没钱上去会试，便会上不了，也不能当钱用，往后想想，着实焦虑。

前儿，他大哥金有声来，他便托他代儿子觅了馆地，也可挣些钱来帮助他自己的膏火。这金有声原是世家子弟，为人极慷慨，好结纳，又深通歧黄之术，所以于乡宦场中都很要好。这金氏托他，他便一口应承了去，这且慢表。

且说石时，素性幽娴，大有女儿心性，平时也不出门，只在他母亲膝下读书，有时与他姊姊漱芳吟诗唱和为乐。这漱芳也生得聪敏，脸庞又长的可人，性情且不必说。年已十八，却尚未嫁。在家无事的时候，不是做些针线，便是学习文墨。这日因做了一首小词令儿，要与石时看看，便叫了丫头翠儿去书房请他弟弟进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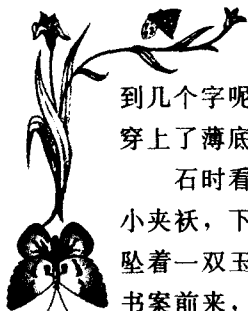
哪知，石时因这日天气困人，书窗无事，觉得身子很倦，便在书案上枕着手儿睡睡，不知不觉便睡熟了。恍惚耳边有人叫，他忙睁眼看时，却并不在书房里，好像不是自己家里，四面一看，却在一座院子里面。这院倒很好，四面俱是穿山走廊，都挂着一带的帘子，天井外面种着些海棠、桃杏，都已开了，石荀边又有几株芭蕉，绿的可爱。再看自己，却立在回廊里面，模模糊糊的想道：“这是哪家的院子，怎么悄悄的没有一人？”想着，便慢慢的依着回廊走去，转个弯儿，已是院子的正面，一边是卅字栏杆，一边是一带的碧纱和合窗，嵌着红玻璃，甚是精致。只中间支起一扇，其余八扇却都关着，窗里又半卷起一幅粉红绣花的韩子，有些

香烟袅袅，从窗隙里浮出。石时料想里面有人，便蹑着脚步向窗隙望去，却是闺阁的光景。靠里铺着一座红木嵌大理石的葵花床，垂着海红纱帐。左首列着一带儿椅，铺着大红半旧的绣披。右首摆着一座极精致的妆台，地下列着一扇大着衣镜，却用锦袱罩着。靠窗是一座书案，左角上堆着几套锦匣的书，中间摆着一个睡鸭炉儿，喷出些香烟，又摆着一座小红木帖架，架上铺着帖子。

石时因立在正中，近处被帖遮住，隐约见背后有人坐着，却看不清是什么样人，便换个窗隙望去，不想是一个绝色的美人，便暗暗吃了一惊。再细看，是一张小圆脸儿，下庞略瘦小些，小小的嘴唇点着些淡红，直直的鼻子，一双似笑非笑的含情眼，两道似蹙非蹙的笼烟眉，额上覆着一批短而又细的鬓发。真觉另有一种风韵，满面的娇嫩玉光，似红又白，真是吹弹可破的。眼波盈盈，喘息微微。一双手握着一管牙干儿笔，在那里临帖，铺着一张玉版笺，用一个玉猫儿镇着，一手按在纸上，比纸还白些，颜色与玉猫儿差不多莹白，却还嫩些。石时暗忖道：“不信世上有这样的女子，只恐这里是神仙住宅，不然那真有天仙化人在世界上的呢？”又想道：“且看他写些什么。”想着，再看，原来写的是《洛神赋》，已写了三行多些，却写得极娟秀婀娜。石时暗暗赞叹，只是目不转睛的看那女子。

正看得出神，猛听里面铛的一声，那女子便握着笔回转头去。石时也望里面看去，只见海红纱帐已卷起一边，有一个美少年坐起，尚拥着一条文锦被儿，只露出半截身子，生得面如满月，白而且莹，眉如墨画，眼似秋波，如笑不笑，似愁非愁的一种神韵。望着那女子嫣然的一笑道：“好个瘦人天气。”那女子也破颦一笑道：“怎么便起来了？我还写不





到几个字呢。”那少年笑了一笑，将袖儿整整眉心，慢慢的穿上了薄底靴儿，走下地来。

石时看他不过十四五岁的光景，只穿一件湖色缎绣花的小夹袄，下面露出半截松花色的袴儿，项间戴着一个锁圈，坠着一双玉蝴蝶儿，越觉好看。见他慢慢的整整衣襟，走到书案前来，那女子便回过头来，那少年却站在女子身边看他写的字。那女子便将握着的笔点着道：“那字写坏了，这字也写坏了。”那少年便一手靠在桌上看道：“那字也好，不过比这两个字差些，总比我好多了。”那女子便侧转脸儿对那少年笑道：“谁让你讨好儿。”那少年也便一笑，又道：“让我也来写几个儿。”那女子便放下了笔，站起来。石时看他却与那少年差不多，总不过同年伴岁的样儿。见那少年坐下了，拈起笔来蘸了些墨，照那女子写的字，并行照样的写了十几个。那女子一面替他磨墨，一面看他写。

忽左边帘钩一响，走进一个丫头来，也生得眉目如画，对那女子道：“二小姐起来怎早？太太着来请三爷的，刚到三爷屋子里去，袅烟姐姐说一早便过小姐这边来了，这会子太太请小姐和爷进去呢！”那少年便搁下笔道：“你可见袅烟在屋子里么？”那丫头道：“在那里呢。”少年道：“你问他，将我书架上的《石头记》捡出来，送太太上房里去，太太昨儿讲过要看呢！你先去，咱们便来了。”那丫头道：“太太候着呢？”少年便向那女子道：“那么着，姐姐就同去走一趟儿。”那女子点点头儿，整整衣裳，便和少年同着丫头出来。

石时看无处可避，便往栏杆上想爬到帘外去，却从来不曾爬过，一失脚便跌下来。听有人叫“二爷”，急睁眼看时，却是翠儿在那里推他。石时嚷道：“我好好的做梦儿，你推我醒来做什么？”翠儿道：“这里有风，睡着了不当要的，小



姐请看诗去呢？”

石时便站起来，呵个欠，走出房来，心里却很想那梦里的光景，实在艳慕的很。一面想着，已到了漱芳的院子，翠儿便先走一步，石时跟了进去。见漱芳正在那里写字，心里想道：“刚才梦里的那个人真比我姊姊强十倍呢。”那漱芳见石时进来，便站起来道：“你怎么这时候才来？”翠花代答道：“爷睡着呢。”石时道：“说姊姊有诗在这里要我看呢。”漱芳道：“只一首愁倚栏杆的小令儿，也没什么好。”说着便向镜台抽屉里拿出一张纸笺，递与石时。

石时接过，看写道：

帘影重，篆烟微，漏雨迟，小院春深，人静燕
双栖。一带碧纱窗掩，流苏银蒜轻重。偏是一缕炉
香关不住，出幽闼。

石时看毕，暗想这写的好似我梦中所见的光景，便笑道：“这真是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了。”漱芳笑笑，却不理会，忽金氏身边的万儿进来道：“太太请三爷过去，舅老爷来了，有话讲呢，说小姐不必过去。”

石时便向漱芳说了声：“我去去便来。”说着便同了万儿到上房里见他母舅金有声。舅正和他母亲讲话，便上前请过安，靠着他母亲身边坐下，便与金有声寒暄几句。金氏因对石时道：“你可晓得你舅舅的来意么？他此来，一则为你姊姊的亲事，二则已与你找得个馆地，讲起来倒也很好。”石时便向金有声道：“不知舅舅讲的是哪一家？”金有声道：“便是越国公秦府里。”石时道：“原来他家，这是很好的。”金有声道：“你也知道他家么？”石时道：“不过听说是大家，





究竟也不知道底细。”

金有声道：“说来这亲事却很当，他家原是安徽省人，因先皇赐第在这边，所以也算是本地世家了。越国公是他的曾祖，他祖父是秦文胜公，由探花出身，放江苏巡抚，历任云贵总督，升礼部尚书，官至协办大学士。娶的是陆殿撰之妹，生下三子二女，长子名敏，次子名政，三子名文，女适姑苏花殿撰占春先生。这文胜公已去世二十余年，陆太夫人亦已去世。大房秦敏公死于国难，谥封文节公，并无子嗣，只有远房过继的一位少爷，名唤秦珍，袭了一等轻车都尉，年已三十，娶的便是都门沈左襄先生的女公子，名唤藕香的那位大小姐。”金氏道：“原来便是沈左襄的小姐，在京的时候到见过的，长的很出众。他还有两个妹妹，也是绝好的，我平日也常想起他们。听说这大小姐已经过门了多年，可曾生得一位公子没有？”金有声道：“只有一位小姐，已经十二岁了，名唤赛儿。这秦珍因没有公子，便将这位小姐扮做男孩，我倒见过一面，相貌倒很好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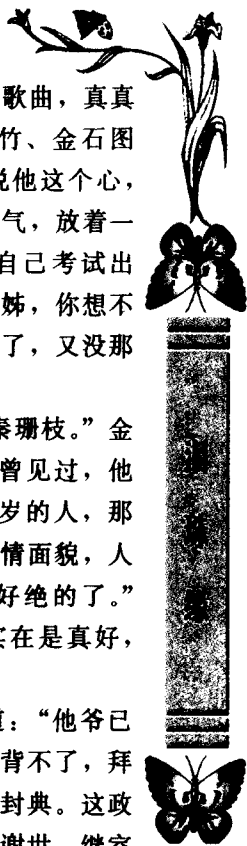
石时道：“舅舅讲的郎官儿是哪一房的。”金有声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细细的讲与你听便明白了。他三房的文老爷，现已五十多岁，由内阁学士升礼部右侍郎，任都察院左都御史，现告病归省。娶的便是袁太史的妹子，已生得一子四女，长子名琼，现年十九岁，长女名唤美云，现已十七，次女丽云，年已十四，三女绮云，年十二，幼女才八岁，叫做茜云，都长得很好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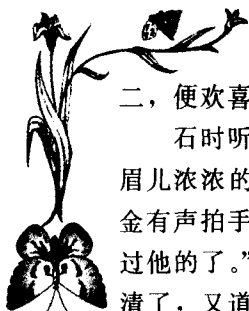
金氏道：“你讲的可是琼哥儿吗？”金有声道：“这琼哥儿长得虽好，总不及二房里的云哥儿，长得真是美人儿一般，我也讲不出他的好处来，就叫我比比，也没什么样可比，想古来的子都也不过这样便了。这也不去讲他，单讲他

才十四岁的孩子，便博古通今，琴棋书画、诗词歌曲，真真没有一件儿不会，没有一件不精，便是弹丝吹竹、金石图书，也都会得，医理药性，也彻底通明。我常说他这个心，定是镜子做的，见一样便会一样。只是他有个脾气，放着一个世袭他不稀罕，说是祖宗余荫算不得，定要自己考试出来。果然十二岁上了庠，竟夺了一府的批首。姊姊，你想不是难得的么？”金氏笑道：“只怕咱们漱芳年纪大了，又没那样体面，他家不要呢？”

金有声尚未开口，石时早插问道：“可便是秦珊枝。”金有声道：“正是呢，你见过么？”石时道：“却不曾见过，他有一部《一粟园诗集》，我却见过。他才十三四岁的人，那诗集倒有三十六卷了，哪一个不拜倒他。便是性情面貌，人都说他是女孩的样子。舅舅也这样说，定是好绝的了。”金有声道：“我素来不肯夸奖人，这位哥儿，实在是真好，所以我才讲呢。”

金氏道：“他房里政老爷尚在么？”金有声道：“他爷已去世五年，在日极蒙圣眷，御赐的物件，一天也背不了，拜了体仁阁大学士，派了军略，又赠了一等伯爵的封典。这政老爷的原配，系俞太史的令妹，并无所出，早已谢世。继室柳氏是詹事府正詹柳殿翔的小姐，单生下这位哥儿，便叫秦云，号珊枝，他家里人都唤他的小名，叫他宝珠。他太太生养他的时候，说梦见一双蝴蝶飞入怀里，细看却是玉的，他太太用手捉住时，转眼化作一颗顶大的圆珠儿，醒来便生下这位哥儿。他生的时候又有一朵红云覆在屋上，人多说这哥儿将来一定有造化。他太太所以唤他做宝珠，名云。因曾看见玉蝴蝶儿，便画出样来，叫人去喊玉铺子里照式的做一个来，不道却有个现成的，他太太看时，却与梦里见的一式无





二，便欢喜的了不得，与宝珠做了项圈坠儿。”

石时听到这里，便截住道：“这人可是一张粉团脸儿，眉儿浓浓的，鼻梁统统的，似笑似恼的带些女孩儿气的？”金有声拍手道：“是了是了，一点不错。这样讲来，你是见过他的了。”金氏也欢喜，问是哪里见过的。石时只说记不清了，又道：“好像听说已经娶了亲了，那位姑娘的相貌也真真没得说的，我也好像见过的。”金有声不禁笑道：“这又胡说，他多早晚定下亲了，你倒说他已经娶了，又说见过的，真是讲梦话呢！你见什么样的人来？”

石时也自好笑道：“我见那人与宝珠差不多年纪，长得真是天仙一般，两弯眉儿，好像带些烟雾的光景，一双眼睛真好像含着两泓秋水，又似含着千万情绪的光景，此外，我就形容不出来了。”金有声笑道：“是了，这是宝珠的表姊，你怎么能见他，我前儿看病的时候才略见了一面，果然是这种风韵。”金氏却呆呆的听着。石时便喜得坐不住了，立起来道：“他表姊是谁？”金有声道：“便是我方才说的姑苏花殿撰的小姐，他母亲便是政老爷的妹子，现在都已去世，只生得这位小姐，名唤婉香，今年十五岁，很通些文墨，在姑苏却有才女之名。其父母过后，又无兄弟，依他叔婶度日。他叔子、婶子不比他母亲，件件总欺他些，只因小姐确实懂些世故，不作一声。前儿花朝，他来秦府里探他舅母，柳夫人问起，知道他的苦处，便不肯放他回去，留在府里住了。他婶子也不来接他，所以柳夫人很有意思，将来要讨做媳妇的。这只不过旁人猜着，却也并没成见。他文老爷还是托人替宝珠提亲，我所以来讲这亲事，你怎么说他娶了呢？”

石时不禁好笑，便将梦中所见的光景说了。金有声和他母亲多觉好笑。金氏又道：“我总不信这位哥有这许多好

处。”金有声道：“这也不难一见，我讲外甥的馆地便是他家。那教读是早请下了的，便是丙戌科的翰林陆莲史。若说帐房，是外甥干不了的，现在讲的是记室，这原是笔墨事情，不荒废了自己的学问，一月也有三五十两银子的薪水，强如在家闲着。日后果然主宾相得，便长好往来，况他家柳太太是极好的。姊姊可常去得，也便好看看那位哥儿。如果是合意的，不妨慢慢讲这亲事，岂不一举两得。”

金氏听了甚是欢喜。金有声又坐了会儿，也便去了，不知这亲事成与不成，落后自要表明。正是：

好梦有缘先识面，良材随处得知音。





第二回

中国古典名著



小书生秦府作西宾 大花园石生谒东生

却说金有声去后，过了几天，秦府家人便送关书过来。这日正是二月杪，石时告知金氏治装，明日三月朔便进府去。金氏应允了。石时便自去收拾书箱，金氏替他捡些衣服被铺，一切齐备。到了次日下午，秦府里已备了官舆、请帖过来。石时便向母亲说知，又与他姊姊作别，少不得一番叮嘱，流泪上轿，带了管家许升，出门径往学士街秦府里来。

不一时到秦府门首，见是一座宗宫墙门，悬着直矗绿地金字匾，上书“大学士第”，对面开着方井，已歇满轿、马，站着些挺胸凸肚的管家，气象甚是巍峨。轿子便一直进门去，接着一道甬道，两旁摆着些执事，像是有大员在里面的光景，仪门内拥着许多亲兵差役。

石时看那号衣，知是中丞在里面。那些人见轿子进来，便多站开。轿夫便如飞的进了仪门，直到大厅上歇下。早有几个当差的上来接待。石时出轿，那当差的便上来请安。许升递上名帖，那当差的接了，一溜烟往里跑去。不一时，见

大厅中门大开，又跑出一个体面的管家来，擎着帖子说请。

石时便随管家进了中门，又绕过一带抄手游廊，才到一座院子。那管家却不进院子去，往东首游廊上的墙门内进去，见一座落地大理石屏风挡着。转过屏后，却是花厅的左廊，一派鸟语花香，很觉幽雅。廊上半卷着一带的帘子，帘子外便有一堆假山石挡住。从石孔望去，见隐约有些亭台花木，转过走廊，已看见栏杆外景致，却真华丽。

石时刚看外面的景致，见对面右首走廊里从帘子影内走出几个管家来，看见石时，便抢上几步，说老爷在西花厅会客，请爷在这稍坐会儿。石时含笑道：“是。”那管家已打起中间软帘，让石时进去。石时走进，看是一所五开间的花厅，上面匾额是雨香草堂，中间挂着一幅刻丝的山水，两旁镶着一幅泥金对联，写的是：

花鸟与人若相识
富贵于我如浮云

下署“金湖退叟”的单款，想是秦文自己写的。

石时便在下首椅上坐了，看那一排几凳上，多铺着崭新大红绣金团龙被，中间地上铺满锦毯，上面设着大炕，也是大红团龙绣围，炕几上摆着玩器，两边落着一对落地镜屏，把天井里的景致多映在里面，越觉好看。石时刚看那镜子，忽听外面一阵脚步声，有人说老爷来了。石时连忙站起，见几个家人七手八脚的打起帘子，走进一位官长来。穿着大衣，十分威重，两道浓眉，一双笑眼，却不露一点威相，项下一部斑白长须，身干长长的。石时一见，打量便是秦文，赶忙趋前行礼。秦文带着笑，连道不敢，还了一个半礼。早

